

原住民爸爸 1/2原住民媽媽 ▶ 從自我認同開始

自己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から始める
Starting from Self-Identity

文・圖 | Laha Watan 胡慧軒 (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學生)

我叫做胡慧軒，我是一個在部落裡面度過童年的小孩。我的家鄉是在宜蘭縣南澳鄉的武塔泰雅部落，那裡的河水跟其他部落一樣美，路上的野狗也跟其他部落一樣有時慵懶有時凶猛。我爸爸是一個泰雅勇士，是個偉大的消防員；我媽媽呢，他一半外省，一半泰雅的混血媽媽。外公是當年和國民政府一起來台的軍官，認識了外婆，結婚，之後就一直在東澳定居，生了4個孩子。

家人編織成網 外公獨自寡言

我小時候不曾想刻意知道，為什麼阿公說話的方式、口音和村子裡的叔叔阿姨不一樣。阿公在窗前的木桌上總是擺著一本筆記本和聖經，在他的櫥櫃了則是收藏著一瓶梅子酒，他可以和他們對望一個下午，不說話。而當媽媽帶我去



赴北京探視親戚，三姊妹於天安門合影。

朋友家，我看他們全家聚集在客廳，老人與小孩，小孩與狗，兄弟姊妹與客人。大家就像一張網子，互相編織在一塊，這些影像在我腦海裡依舊，才發現和其他原住民比起來，外公一直是一個寡言的人。



媽媽姓楊，讓我困惑的是為什麼不是跟外公的姓，長大以後我才敢問。還以為是有什麼嚴肅的原因，但媽媽平淡地回答我說，政府規定原住民的土地，山地保留地必須由原住民來繼承，所以媽媽才跟了外婆的姓。最近在想民族認同這件事，我問媽媽：「媽媽，阿公是外省人，你住在原住民部落，生活在那裡那麼久，你覺得你是原住民還是外省人？」她爽快地答，「當然是原住民啊」，我問為什麼，「習慣了，以原住民這個身分活了那麼久，以原住民的方式生活，當然是原住民。」

媽媽的回答讓我想了好久，到底是原住民的血統讓你打從心裡覺得自己是原住民；還是，以原住民的生活態度、思想，所以下意識覺得自己是原住民。我就開始問了我自己。

身分特殊 求學過程飽受壓力

國小的時候，我們家搬到宜蘭羅東鎮，那裡就像個大都市。第一天上學，大家用不一樣的眼光看著我，問我：「你是外國人嗎？」原住民這個詞

對他們來說很陌生。我害羞地說，我是原住民，他們都很好奇。對他們來說，原住民是住在深山，每天赤腳、在溪邊游泳，不知道什麼是書。接著他們看見了我的手毛，他們驚奇地說你長手毛！我驕傲地說，這是一半原住民和一半外省人的人才會有的喔！然後他們說，你到底是誰啊？原住民還是大陸人？我印象很深刻，我那時候什麼也沒有回答。從此以後，當別人問起身分，我就自稱是很久以前就住在台灣的人。「什麼意思啊？」他們問。我回：「就，原住民啊……。」

國中就讀音樂班，班上只有16個人，和同學的互動很平常，沒有人會因為我是原住民而有不一樣的對待。但當導師在月考看到我成績排名退步，或是術科聯絡簿上看到大提琴老師說我沒有進步，導師就會



筆者與父親。

警示：「你是我們班少數的原住民，你爸媽讓你來都市和平常人競爭，為什麼妳沒有好好珍惜。」當我上了羅東高中普通班，高二進入社會組前段班，是班上唯一的原住民；壓力從同儕質疑、導師關切，變成自己施加的壓力。我曾經想過，為什麼我非得是原住民；或是，為什麼原住民就會使自己被關注——就像一種標記一樣。



我小時候不曾想刻意知道，為什麼阿公說話的方式、口音和村子裡的叔叔阿姨不一樣。當媽媽帶我去朋友家，我看大家就像一個網子互相編織在一塊，才發現和其他原住民比起來，外公一直是一個寡言的人。



左起為筆者的母親、姑婆、叔公及筆者。

大學包羅萬象 學習當普通人

而那種標記在大學也被形象化。經過高中的努力，我進了輔大英文系，我很興奮，但是當我拿到學生證時，我看了上面的備註：「原住民」。直至現在，我一直對那三個字很有意見。

我覺得身為原住民是一件很開心的事，但對於被刻意標記、備註，雖已習慣但是仍然覺得古怪。台灣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，有客家人、平地人、原住民，也有新住民，卻只有原住民被標記在學生證上，這是很不能理解的。然而在大學裡，因為各式各樣的人都有，原住民這個身分也不再像我在宜蘭一樣稀奇，我學會如何去當一個普通人，當一個和大家一起競爭的人。

在系上的原住民只有我和另外一個賽德克女孩，有別於小學時的質疑，大學同

學對原住民感到好奇，他們想知道部落長什麼樣子，想跟我回去打獵，想像著部落裡的人說話是不是像電視上一樣幽默、搞笑，甚至有人問是不是真的沒有存錢觀念。雖然大家對原住民的認識較以往多，但是有些刻板印象不僅沒變，甚至有被擴大的現象。我很歡迎他們來，讓他們知道，我的部落現在不是稻草建的，部落的人雖然說話幽默感極佳，但沉默寡言的長者還是有。

《賽德克·巴萊》的啟示

最近有一部關於霧社事件的電影上映，我看了很有感觸，裡面有很多情節值得思考。有些人看了說，日本人真的很壞，就把自己侷限在歷史仇恨中；或是說原住民很凶狠，然後又讓扭曲的印象繼續加諸於原住民身上。但這部電影對我來說，就像部落長者捏了捏我們的鼻子，讓我們不能在這混亂的世界，忘了自己是誰，不能讓他們消失在一代代的孩子腦袋裡。

劇中花岡一郎和二郎的角色，其實就像在暗示我們，我們讓自己套用在別人的文化裡——取了一個異文化的名字，有著賽德克臉孔卻穿著日服，擁有說族語的能力卻說著日語。雖然是壓抑使然，但他們就像我們一樣，活在矛盾裡。

這部電影不僅僅是給歷史的交代，或是單單喚醒原住民，它是以一個事件警示我們：在這個時空，在台灣這個國家，我們被各種東西方、本土文化重疊的現在，我們都不能失去或遺忘祖靈GAGA（泰雅祖訓）與最原本的那部分。

自己的身分 自己有權選擇

我又回想，這個暑假，我們全家去了北京，此行不單單是遊玩、認識中國，最重要的是去拜訪叔公、姑婆。這是我第一次與外公的姊弟們見面，

對媽媽來說，他們是已經過了半世紀才相見的親人。他們一口北京腔，我們說著一口台灣腔，但是這些都不是什麼問題。媽媽這50年、我這20年來想像的人物全都實體化，他們握著我們的手，熱淚盈眶，說去世的外公在天堂看見了一定會很開心。我們去了紫禁城，也看了很多古蹟，在那短短的5天，我又覺得身為中國人真驕傲——矛盾又來了，我是原住民？還是中國人？

我很開心，就像我所說的，我是被各種文化所重疊

的。在我的身分證上，我是個原住民；而在我所生長的環境中，有原住民，有中國人，又有台灣人。我們總是被詢問是誰、是什麼人？但在面對這個問題時，我們有答或不答的權利；再來，其實我們是誰不重要，而是我們選擇當什麼人。在現在這個時代，我們已經不需要以出草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是誰了，因為你擁有選擇的權利。

我很幸運也很感謝爸媽讓我成為一個民族立場多元的人，我是各個同心圓的中心，而民族認同這件事，我覺得必須先從自我認同開始，你能知道自己是誰，那就已經足夠了。

我是拉哈·瓦旦，也是胡慧軒，你呢？◆



筆者的雙親。



胡慧軒

泰雅族，族名Laha Watan，原鄉為宜蘭縣南澳鄉武塔部落，1991年生。現就讀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，透過校內社團努瑪社參與原住民族文化事務。



最近有一部關於霧社事件的電影，我看了很有感觸。這部電影並非要製造歷史仇恨或扭曲原住民形象，而是像部落長者捏了捏我們的鼻子，讓我們不能在這混亂的世界，忘了自己是誰，不能讓他們消失在一代代的孩子腦袋裡。